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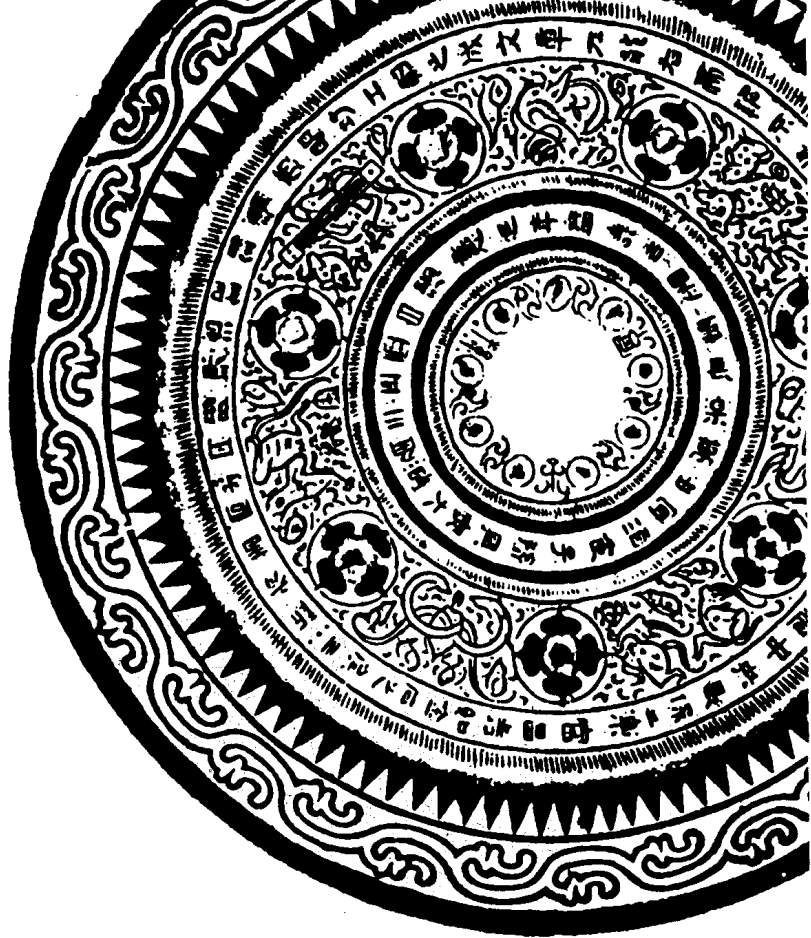
允晨叢刊 66

# 華夏邊緣

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

王明珂 ■ 著

本書獲行政院新聞局八十五年重要學術專門著作補助出版



# 華夏邊緣

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

王明珂 ■ 著

本書獲行政院新聞局八十五年重要學術專門著作補助出版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華夏邊緣：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／王明珂著。

——初版——臺北市：允晨文化，民86

面：公分——（允晨叢刊：65）

參考書目：面

ISBN 957-9449-52-X（平裝）

1.中華民族

536.2

86001166

允晨叢刊<sup>65</sup>

## 華夏邊緣

—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

作者：王明珂

發行人：廖志峰

主編：李怡慧

執行編輯：陳禹彤

美術編輯：吳蕙菁

法律顧問：蔡欽源、邱賢德律師

出版：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：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6樓

服務電話：(02)507-2606(代表號) 傳真電話：(02)507-426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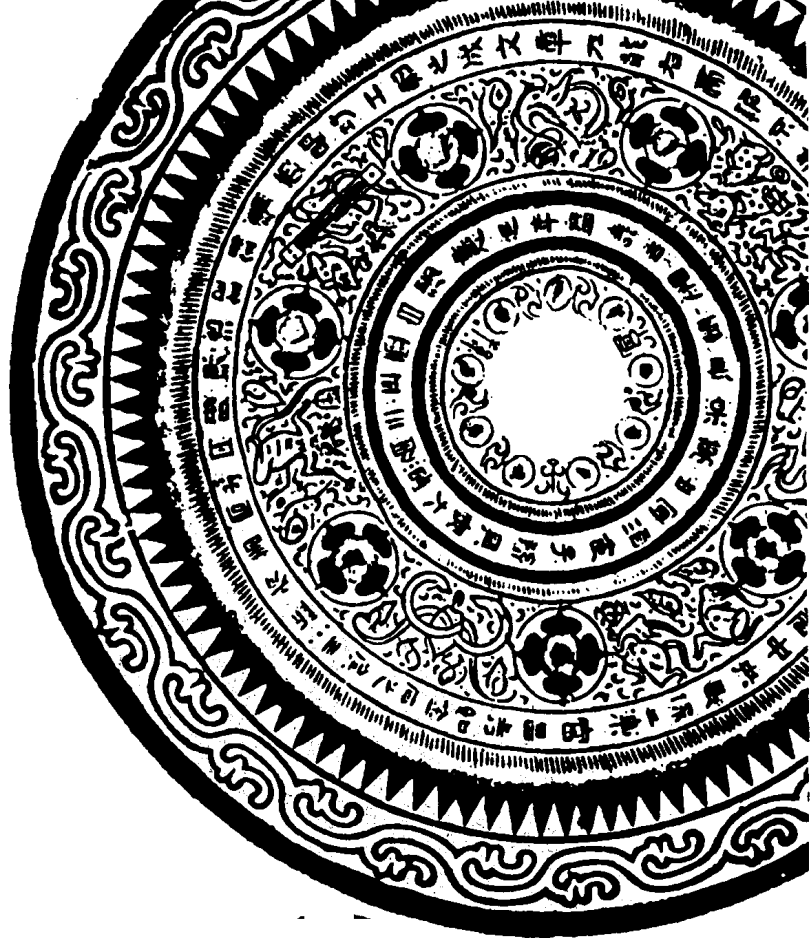
劃撥帳號：0554566-1
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，請寄回更換

初版日期：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四月十日 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定價：新台幣380元

ISBN: 957-9449-52-X



# 華夏邊緣

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

王明珂 ■ 著

本書獲行政院新聞局八十五年重要學術專門著作補助出版



# 目 錄

## 序論 什麼是中國人/7

### 第一部分 邊緣與內涵/19

第一章 當代社會人類學族群理論/23

第二章 記憶、歷史與族群本質/41

第三章 民族史研究的邊緣理論/61

### 第二部分 華夏生態邊界的形成/95

第四章 青海河湟地區遊牧社會的形成/99

第五章 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遊牧社會的形成/119

第六章 西遼河地區遊牧社會的形成/151

### 第三部分 華夏族群邊緣的形成與擴張/187

第七章 華夏邊緣的形成：周人族源傳說/191

第八章 華夏邊緣的漂移：誰是羌人/227

第九章 邊緣人群華夏化歷程：吳太伯故事/255

第十章 漢人的形成：漢代中國人的邊疆異族意象/289

**第四部分 華夏族群邊緣的維持與變遷/321**

第十一章 華夏邊緣的維持：羌族歷史記憶/325

第十二章 華夏邊緣的變遷：台灣族群經驗/375

**結語 資源環境、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/407**

**參考書目/429**

# 圖表目錄

- 表一 甘青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主要遺址生產工具數量表/111
- 表二 甘青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主要遺址陶器形制大小分佈表/112
- 表三 阿善遺址二、三期各種工具比例/127
- 圖一 青海河湟地區新石器時代晚至銅石並用時期重要考古遺址/100
- 圖二 細石葉刀與雙孔石刀/104
- 圖三 化隆、循化縣馬家窯至卡約文化時期考古遺址分佈/113
- 圖四 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重要考古遺址/121
- 圖五 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春秋末至漢代重要考古遺址/146
- 圖六 夏家店下層文化重要考古遺址/153
- 圖七 夏家店上層文化重要考古遺址/170
- 圖八 渭水流域先周時期遺址與相關考古文化/194
- 圖九 秦漢間的羌中位置圖/244
- 圖十 由商代至漢代羌人概念的西移/252
- 圖十一 漢代的華夏邊緣/291
- 圖十二 現代中國大陸漢族及其邊緣少數民族分佈/320
- 圖十三 四川省羌族地區/329
- 圖十四 四川省松潘縣小姓溝及其鄰近地區/341





## 序論

# 什麼是中國人？

中國人，無疑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族群。除了居住在中國大陸的十二億多人外，在全世界還有數千萬人被認為，或自認為是華人或中國人。然而，究竟什麼是中國人？這問題不僅困擾著許多研究中國的外國學者，甚至，也困擾著許多「中國人」——尤其是處於邊緣地位的中國人。

在美國，兩代之間對於中國認同的差距，經常是華裔家庭的夢魘。許多年長的華人始終難以明白，為何他們的子女能否認自己是「華人」。在東南亞，雖然常受挫於自己的華裔身分，許多家庭堅持華人認同已有數百年歷史；是什麼力量使他們如此？對此最激烈的爭辯，或者說「中國人的定義」受到最嚴厲的挑戰，可能發生在近十年來的台灣。由於統一派與獨立派激烈的爭執，由於大陸中國的武力威脅，在這兒許多人辯論，更多人困惑，到底他們算是台灣人？還是中國人？而對於在大陸的中國人來說，他們也無法理解，為何在台灣，部分中國移民的後代可以否認他們的華夏祖源？

在本書中，我將詮釋「什麼是中國人」。但並不是說，讀者看完了這本書，就能知道他是中國人，還是台灣人、美國人。以「中

國人」為研究對象，我的野心是建立一個族群理論，來詮釋一般性的人類族群現象。基於對族群現象的了解，我相信一個族群理論如果能回答「我們是誰」，這一定是個有問題的理論。事實上，現代族群理論希望解答的問題是：「為何我們要宣稱我們是誰」。因此，透過對「中國人」這個族群現象及其本質的認識，希望我們可以理解為何人們要宣稱自己是中國人（或台灣人、美國人），為何有認同矛盾或認同變遷。

## 溯源研究——中國人的起源

研究中國人的本質，在傳統上可由許多方面著手。在當代中國人與中國社會的研究方面，體質人類學家研究現代中國人的體質，語言學家研究中國各地方言，而社會人類學家也在許多典型的中國聚落中作研究。這些研究，事實上已假定研究對象是「中國人」，因此它們只是描述「中國人」，而並沒有回答「為何他們是中國人」這樣的問題。

另一些學者熱衷於「歷史溯源」的研究，他們認為必需從根本上深入了解中國人。所謂「從根本上」，就是溯其本源；探明了中國人與中國文化的本源，就解答了「什麼是中國人」。因此，許多語言學者、體質人類學者、考古學者、歷史學者，由中國人的某些語言、體質、文化特徵，以及歷史文獻中的蛛絲馬跡，儘量往前追溯。希望由了解中國人的「起源」，來詮釋中國人的本質。

由於學科的特殊性質，考古學者與歷史學者對「民族溯源」研

究最感興趣，也因此有豐盛的成績，受到一般人的重視。但是，這並不表示學者在此已達成客觀的、大家都能接受的結論。歷史學界，在溯源研究取向下，有華夏起源於黃河流域，其始祖為黃帝的古典一源說；有傅斯年先生所主張的「夷夏東西二源說」；有徐旭生與其他學者所提出，古代三或四民族集團由互動而凝聚為華夏的多源說。除了這些本土起源學說外，還有主張華夏民族來自中國之外的西來說、南來說、北來說。這其中最具有影響力的，就是流行於十九世紀末與本世紀初的「中國民族西來說」。當時不僅流行於國外學界，就是在中國，也有許多一流學者附和此說。

在歷史學家關於華夏起源的研究中，考古學原被引來當作「二重證據」，後來因為考古學家有「實物的證據」以及「科學的方法」，逐漸歷史學家對於黃帝、神農、堯、舜失去信心，而考古學者成了討論這問題的主流。在考古學上，雖然有些學者探討中國民族的源流，有些研究中國文化的源流，但對許多學者而言，這兩者並沒有多少差別；因為他們將一個民族等同於一個文化。近四十年來「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」有豐盛的成績，但考古學者在這方面仍是眾說紛云。六十至七十年代流行的是黃河流域中心說，八十年代以來流行的是多源頭說。張光直先生近年所提出的多中心互動說，可說是將多元起源說又做更進一步的發揮與精緻化。同時，基於各種考古學證據的西來說仍然偶爾被提出來。

無論是歷史或是考古學上對華夏的溯源研究，都有一些基本假設。首先，溯源論者似乎認為，民族是一有共同體質、語言、文化特徵的人群。該人群在歷史上繁衍、遷徙，而成為佔有一定時空的

民族。因此，華夏的子孫永為華夏；溯其本源可知其流裔。其次，一個民族在歷史上的活動留下許多遺存，包括人類遺骸與他們製作的文獻與文物；根據這些資料所顯示的體質、文化、語言特徵，可追溯這民族的源頭。

這些對於民族的基本假設，都是似是而非的。首先，從當今世界各民族現況來看，我們知道共同的體質、語言、文化特徵，並不是構成一個族群或民族的必要因素，也非構成它們的充分條件。譬如，以語言來說，世界上許多民族都不只說一種語言；相反的，說同樣語言的，並不一定是同一民族。因此，我們怎能以語言，或其它客觀的體質與文化特徵，來追溯一個民族的源頭？其次，每個人的父親都有他的父親；族群溯源顯然是毫無止境的。目前考古學家將華夏的源頭溯至仰韶文化，那是因為他們對仰韶以前的新石器時代早期，甚至中石器時代的考古所知甚少。只要有足夠的資料，事實上這種建立在器物學上的族群溯源，可以遠推至百萬年之前。這樣，對於了解一個族群究竟有何意義？

更值得注意的，根據文獻或文物來追溯一個民族的源頭，我們經常會陷入古人的「謊言」之中。譬如，我們以春秋吳國王室的族源為例，如果一些東南「蠻夷之邦」的領導家族在華夏化的過程中希望被認為是華夏之裔，或是華夏認為這些不像蠻夷的人「應該」是華夏之裔。那麼，他們可能共同在華夏的歷史記憶中，假借或創造出吳國王室原為華夏的記憶。並且，在認為自己是華夏之裔時，吳國王室貴族可能在禮儀、器物上也摹仿華夏風格。於是，我們便有了文獻與考古器物「二重證據」來證明吳國王室原是華夏後裔。

一群人對於自身起源的記憶，經常受到現實中的期望、憂懼影響而改變、扭曲，這是民族溯源研究經常遭遇的危險。

最後，不僅古人難以客觀的記憶其族源，當代的研究者在研究本民族或它民族的族源時，也難以客觀的選材與分析。也就是說，民族溯源研究最大的障礙，來自於研究者自身的族群認同與認同危機所導致的偏見。這種偏見是我們人性的一部分——「起源」對於古人，以及對於當代研究者本身，都同樣的重要。在本書中，我將分析這種偏見的由來，及其在族群認同上的意義。

## 華夏邊緣研究

以上所提到的，無論是對當代中國人與中國社會本質的研究，或是對古代中國人的溯源研究，重點都在體質、語言、文化風俗、生活習慣等「族群內涵」上。在本書中，我將採一個截然不同的角度——由中國人「族群邊緣」的形成與變遷，來解答「什麼是中國人」。對此，我有一個簡單的比喻：當我們在一張紙上畫一個圓形時，事實上是它的「邊緣」讓它看來像個圓形。

熟悉現代社會人類學族群理論的讀者，自然會了解，這個強調「族群邊緣」的研究取向，深受美國人類學家 Fredric Barth 的影響。近年來，我將之結合有關「集體記憶」(collective memory) 或「結構性失憶」(structural amnesia) 的理論，在一些論文及通論性文章中曾片斷的表現我對「族群本質」(ethnicity) 的看法。在這本書中，我希望能以「中國人」這個族群為例，更清楚的、更有體系

的說明我的觀點。

在本文開始之前，我先簡要的說明我對族群本質的看法。首先，如當代許多研究族群現象的學者一樣，我懷疑「族群」是一有共同的客觀體質、文化特徵的人群，而認為，族群由族群邊界來維持；造成族群邊界的是一群人主觀上對外的異己感（the sense of otherness），以及對內的基本情感聯繫（primordial attachment）。其次，我強調族群邊界的形成與維持，是人們在特定的資源競爭關係中，為了維護共同資源而產生。因此，客觀資源環境的改變，經常造成族群邊界的變遷。在這一點上，我贊同「工具論者」（instrumentalists）的立場：族群認同是人類資源競爭的工具。

第三，族群邊緣環繞中的人群，以「共同的祖源記憶」來凝聚。因此，個人或人群都經常藉著改變原有的祖源記憶，來加入、接納或脫離一個族群；如此造成族群邊界的變遷，也就是族群認同變遷（ethnic change）。第四，由於族群的本質由「共同的祖源記憶」來界定及維繫，因此在族群關係中，兩個互動密切的族群，經常互相「關懷」甚至干涉對方的族源記憶。失去對自身族源的詮釋權，或是接受強勢族群給予的族源記憶，經常發生在許多弱勢族群之中。最後，在一個族群的內部，也經常形成不同的次群體，互相競爭著到底誰對本族群的「過去」有詮釋權。因此所謂族群現象，不僅是兩個互動族群間的關係，還包括族群內部的兩性間、階級間、地域群體間的關係。在本書中，我將說明我對以上這些族群本質與族群現象的看法。

在族群邊緣，人們強烈的堅持一種認同，強烈的遺忘一種認

同，這都是在族群核心所不易見到的。這也使得「邊緣」成為觀察、了解族群現象的最佳位置。因此，讀者將發現，我的目的是要研究「中國人」，但我研究的對象卻不是在中國大陸十二億典型的現代中國人，也不是漢唐至明清典型的古代中國人。反之，我的研究對象是處在「中國邊緣的人」。所謂「中國邊緣」，我是指時間上的邊緣、地理上的邊緣，也是認同上的邊緣。譬如，在中國人即將形成的邊緣時間（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商周時期），居住在黃土農業邊緣地區的那些人群。又如，春秋時代，華夏東南邊緣的吳國人，他們在當時由非華夏成為華夏，因而也是華夏認同的邊緣。又如，現代的台灣人，他們徬徨於維持中國人認同，或放棄中國人認同之間，因此更是處在中國邊緣。以及，羌族，一個處在中國西南邊緣的少數民族。

在本書第一部分「邊緣與內涵」中，首先我將探討近三十年來，社會人類學界對於族群現象的理論探討。以及，結合「社會記憶」與人類社會分群（human grouping）的研究取向，在族群現象研究上的新發展。最後，在此研究取向與理論發展背景下，我提出一個「民族史邊緣研究理論」，以及，與此相關的，我對於歷史文獻、考古遺存，與當代口述資料的看法——這也就是本書以下各章的研究基礎。

第二部分「華夏生態邊緣的形成」。在本章中，我從一個新的角度來探討「華夏起源」；事實上，在此「起源」已成了「邊緣」形成的問題。考古資料顯示，新石器時代晚期氣候的乾冷化，使華北、華西農業邊緣的人群逐漸走向移動化、牧業化，以及武裝化。



我以青海河湟地區、套北地區與遼西地區為例，說明這些地區人群經濟生態的變遷過程。這些牧業化、武裝化人群在陝晉冀北方地區與農業人群有劇烈的資源競爭。南方農業人群逐漸以「華夏」認同來設定族群邊界以維護共同資源。被排除在華夏之外的牧業化、武裝化人群，在春秋戰國時開始全面遊牧化。

第三部分「華夏族群邊緣的形成與擴張」。西元前 1300 年左右，周人崛起於渭水流域，後來逐步東進打敗商人；這時周人的西方盟邦中還有一部分是相當畜牧化、武裝化的「戎人」。首先我將以西周時期周人與戎人關係的變化，來說明華夏邊緣的形成過程。其次，華夏邊緣形成之後，隨著華夏的擴張，華夏邊緣也逐步向西、向南擴張。華夏邊緣的擴張包括兩個同時並進的過程：一是華夏重新定義誰是異族，一是原來的非華夏假借華夏祖源而成為華夏。我將以戰國至東漢時期，華夏心目中「羌」（西方非華夏）的概念如何不斷向西推移，以及，春秋時期華夏東南邊緣的吳國王室，如何以假借一個華夏的祖源記憶——太伯奔吳——以成為華夏，來說明華夏族群邊緣的擴張過程。

到了漢代，華夏的擴張達到她生態上的極限邊緣；在這邊緣內的人也從此自稱「漢人」。在這一部分中我也將說明，在漢代許多人群如何為了不同的原因被排除在華夏之外，由此形成性質不同的華夏邊緣。

第四部分「華夏族群邊緣的維持與變遷」。雖然在秦漢時期，華夏與非華夏的族群與地理邊界大體形成，但是並非自此華夏的子孫永為華夏，非華夏的子孫永為非華夏。在這一部分，我主要以